



杨丽萍烟台奏响云南原音

《云南映象》烟台大剧院上演

文/片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杨丽萍把一个浓缩的云南搬到了烟台。舞台之上，西双版纳的基诺族敲起太阳鼓，亮出黝黑脊背的汉子敲一下，舞台就亮了；彝族姑娘跳起花团锦簇的花腰歌舞，海菜腔唱的高亢嘹亮，还有一位贯穿演出始终的僧人，怀抱着玛尼石，一次次如同朝圣般将它摆放在舞台一侧的石堆上。

5日晚，杨丽萍享誉海内外的《云南映象》在烟台大剧院上演，整场演出呈现出的原汁原味的云南风貌感染了很多观众，既有大气磅礴的几十名演员同时击鼓的场面，又有极富情趣的用舞蹈模拟昆虫的情节，杨丽萍的两场独舞《月光》和《雀之灵》让观众看得屏气凝神。“没有去过云南，但相信看到了云南最美的那些地方。”演出后有观众如此评价。

几十面鼓响彻舞台

“鼓在云南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民族的图腾。”2009年，携《云南的响声》首次来烟时，杨丽萍曾如此说起云南的鼓。5日晚上，又是隆隆的鼓声敲开了《云南映象》的序幕。

一片黑暗的舞台上，伴随着如同呢喃般的吟唱，赤膊上阵的汉子们敲起太阳鼓，东边亮了，西边也亮了，一轮巨大赤红的太阳在舞台后方亮起，伴随着近乎刺眼的红色，而那鼓声也如同生命的跳动，震动人心。

“杨丽萍几乎把云南最有特色的鼓全部搬上了这个舞台。”记者看到，从西双版纳的太阳鼓，到哈尼族的芒鼓、哈尼族爱尼支系的铜锣，祈求虎神保佑时敲响的老虎鼓，每一种鼓大到人可攀在上面滚动，小到可背在身上四处行走，皆十分有特色。

每当一种鼓敲响，记者看到舞台一旁的字幕都显示这种鼓的名称和作用，用杨丽萍的话讲，鼓声传递了云南的各种文化，包含了祭祀、繁衍、祈求丰收、婚丧嫁娶等含义。

几分钟的《月光》

引来五次掌声

如果说雄壮的鼓声象征了云南的阳刚，那么杨丽萍的两场独舞则最完美的诠释了这块彩云之南土地上的柔美。

第一幕中的鼓声刚落，那舞台太阳炽红的光芒一下变浅、变淡、变柔和，杨丽萍的《月光》上演，一个东方女子的剪影出现在月亮之中，芊芊双手擎出一个个变换的影像，抽象的肢体伴随着那静谧流淌的音乐也如同在倾诉一般。这陡然出现的一幕，让台下的观众时而沉醉，时而激烈的鼓掌，“我不知道，这一幕肯定会让记很久，看《月光》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仿佛可以跟着那一双手去飞翔、去想象。”演出结束后，一位年过五旬的老教师告诉记者。

而以孔雀舞闻名的杨丽萍在全剧的最终也选取了《雀之灵》作为整场演出的最后一幕。与《月光》那种无边的圣洁感相

比，《雀之灵》更加灵动。穿着洁白的带着孔雀羽的纱裙上场的杨丽萍，在淡色的灯光下如同一位孔雀公主，时而“迎风挺立”，时而“跳跃旋转”，时而“展翅飞翔”女性的肢体恰如其分地延伸在这种律动之中，观众的眼中那洁白的纱裙在黑暗中旋转、旋转，如同梦境一般。

在采访中团长也介绍说，傣族把象征爱情的孔雀叫太阳鸟，孔雀就是他们崇拜的图腾，《雀之灵》寄托了杨丽萍对圣洁、宁静世界的向往，而以这一幕结尾也具有这种意味。

别具风情的

“昆虫”模仿

“苍蝇抖脚”“银瓶倒水”“小熊顶腰”“蝎子摆尾”……在《云南映象》的舞台上，大到从日月星辰，小到蝼蚁野兽的生活形态都被搬上舞台，通过演员的肢体动作将其模仿得惟妙惟肖。

烟盒舞的表演甫一开始，当多名男男女女用烟盒舞寓意昆虫的交配，惟妙惟肖的表演

引起了观众的一阵笑声。相关人士介绍，烟盒舞是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交友择偶、谈情说爱的一种方式。烟盒舞用传统的装烟丝盒作为道具，左右手各拿着一面，用手指弹击打出节拍。

贯穿始终的精神

杨丽萍的《云南》系列始终在依循着一条如同生命规则的潜在轨迹：先有天空、大地的诞生，再到生命的繁衍，期间对自然的信仰和精神的力量贯穿始终。

《云南映象》的开场，一名僧人怀抱着玛尼石一步步挪到舞台的一侧，将玛尼石放在那已经垒起的石堆上，而这一幕在演出中和演出的结尾也反复出现了几次。

除此之外，《云南映象》中，专门用《朝圣》一章来表现信徒们朝圣一幕，男男女女在舞台上拜倒，舞台上洒下“漫天”的雪花，而跪拜却仿佛不会停止。“最近很少能感受这样的精神力量了。”市民隋先生说。

“能在舞台上跳舞，我太有福了”

——本报记者专访杨丽萍

文/本报记者 鞠平 片/本报记者 钟建军



她是云南乡间的精灵，抖动着翠羽，轻盈地跳跃于山野，她就是云南人崇拜的孔雀，更是杨丽萍的最爱。在杨丽萍的舞蹈中，无不显现着孔雀的优雅、柔美、轻盈以及神秘。在舞台上跳了40多年的她，决定将舞台最后的美献给自编自演的《孔雀》。4日晚，记者见到杨丽萍时，感觉到一阵阵少数民族的清新，她穿着一件装饰着民族绣纹的红色上衣，身上满是民族的小挂饰，举手投足间带来清玲玲的响声。她说：“云南少数民族舞蹈跳的是生活，能在舞台上跳舞，我太有福了。”

她将云南山野间流传的瑰宝搬上舞台

从原生态的《云南映象》到衍生的《云南响声》，包括杨丽萍自创的舞蹈，她将云南许多不为人知的风俗搬上了舞台，让世人看到了多姿多彩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杨丽萍对《云南映象》的喜爱是那么明显，在采访中，她毫不吝啬地用“太好了，太棒了，太美了”来形容这部作品。虽然非常喜爱这部作品，杨丽萍却一再强调，《云南映象》不是她创作的，是老艺人们的艺术结晶，是云南山野间流传的瑰宝，而她只是一个整理者。

《云南映象》虽然是一部原生态作品，但杨丽萍认为，观众肯定会很容易了解这部作品，因为少数民族的舞蹈跳的是生活，抒发生活中的感受，而且《云南映象》中许多舞蹈和唱腔都已经流传了几十年几百年，能够一直传唱就说明已被人们接受，这些舞蹈唱腔不是新事物，他们在国内外的演出就能证明这一点，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些歌舞就像阳光一样透明，就像山野的空气一样清新。

跳舞40多年没有厌倦只感到幸福

同样一件事情做40多年，很多人都会厌倦，而对于杨丽萍来说，40多年来的舞台生涯给她的幸福，就如同当初刚走上舞台时那种兴奋地感觉一样，40多年的岁月也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她依然是那么美丽优雅，依然是人们印象中的“孔雀公主”。舞蹈可以让她抒发生活中的感受，让她去体味生活，然后更好的享受生活。她说，能在舞台上跳舞，她太有福了。

杨丽萍钟爱孔雀，跳舞这么多年，她准备给自己的舞台生涯画上

一个句号，这个句号就是明年初上演的《孔雀》，这部舞剧将是杨丽萍的挂靴之作。她相信《孔雀》能给观众带来一些生命哲理的感悟。

由于要做巡回演出，《孔雀》的创作时间比较紧，不过杨丽萍表示，这次巡回演出后，她会交给年轻人来跳，而她重点是创作。2012年初，她将带着《孔雀》与观众见面。

希望有个“云南映象”村留住艺术的土壤

杨丽萍说对于民族文化，她是忠诚的，可是社会越来越同质化，很多文化的东西在遗失。现在他们去云南的山野收集民族服装，一个村只能收几件。而当年她去找虾嘎时，还需要爬大树进村，而如今村子里都是瓷砖房，没有人穿民族服装，更多人喜欢上了卡拉OK和流行音乐，所以她希望在云南建一个“云南映象”村，存放收集的服装、乐器，留住民族文化的土壤，让他们这样的舞者从中汲取营养，创造更多的民族歌舞。

杨丽萍还说，民族文化靠简单的保留，那是不可行的，如果社会真的要进入“大同”可能也不是坏事，她只想做自己喜欢的。

